



埃米利奥·维多瓦 (Emilio Vedova)

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

2022年2月10日 - 3月26日

伦敦伊利府邸

Thaddaeus Ropac

London Paris Salzburg Seoul

埃米利奥·维多瓦 (Emilio Vedova)

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

2022年2月10日 – 3月26日
伦敦伊利府邸

埃米利奥·维多瓦 (Emilio Vedova, 1919-2006年) 在英国的首次个展重现了他于1982年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呈献的五件巨幅油画。这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展由鲁迪·福克斯 (Rudi Fuchs) 策展。五幅画作将与他创作于80年代的重要作品一同展出, 该时期也被认为是其职业生涯的巅峰。本次展览与埃米利奥和安娜比安卡·维多瓦基金会 (Fondazione Emilio e Annabianca Vedova) 联合举办, 以纪念艺术家参加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和同年举行的第40届威尼斯双年展四十周年。

80年代, 维多瓦已被广泛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当代抽象艺术家之一, 他曾参展194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, 以及举足轻重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 (1955年、1959年和1964年)。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再次邀请他展出, 可见他对新兴一代新表现主义 (Neoexpressive) 艺术家的重要性。之后十年中, 他出版了多本著作, 并举办多场个人展览, 包括在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 (Museo Correr) 的回顾展, 呈献280件作品, 由知名策展人杰马诺·切兰特 (Germano Celant) 策划; 以及随后在慕尼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(Staatsgalerie Moderner Kunst) 的展览。

“当[维多瓦]在绘画时, 他完全沉浸于画面中, 因此没有任何计划, 因为沉浸于创作意味着进入一片空白, 并由此找到方法来传达由色彩赋予的感觉。”

——杰马诺·切兰特, 2019年

维多瓦的画作体现了策展人鲁迪·福克斯在1982年的愿景, 即受邀的艺术家将“充分展现艺术的尊严”, 将艺术从“各种约束和拙劣模仿中解脱出来”, 从而展示能够“无拘无束”地彰显艺术风采的作品——这些作品能被公众广泛接受, 并常青不朽。

在一封1982年8月给福克斯的信中, 维多瓦写道: “你对艺术的热爱, 尤其是你对文献展和艺术家们的热情和慷慨, 透过你这些日子在卡塞尔不辞劳苦的工作, 以及在与艺术家不可避免的冲突中, 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。[.....]一个国际展览最重要的成果正是积极的交流: 艺术家能和像你这样, 充分参与到我们的问题中的人交流。[.....]我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。”

“维多瓦艺术创作的实验性令人印象深刻。在参观罗马的一个维多瓦全面回顾展时, 我为作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惊叹不已。诚然, 其作品中充满动感的姿态、生动鲜明的抽象笔触无需赘述, 但他所创作的形式多样性, 甚至让人目不暇接的色彩运用, 实在引人入胜。”

——菲利普·瑞兰兹 (佩吉·古根海姆美术馆前馆长), 2020年

Thaddaeus Ropac

London Paris Salzburg Seoul

综观其职业生涯，维多瓦一直在传统和前卫的风格之间游走，在为意大利现代艺术开辟新道路方面，功不可没。维多瓦被誉为战后欧洲最知名的画家之一，佩吉·古根海姆(Peggy Guggenheim)称其为欧洲前卫艺术的一颗新星。他与乔治·巴塞利兹(Georg Baselitz)拥有坚固而持久的友谊，巴塞利兹曾将他的作品描述为“心之所向”。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，巴塞利兹为他刚去世的朋友献上了一系列画作，与维多瓦本人的绘画装置并置展出。

透过展览，观者将深入了解这位引人注目的激进艺术家：他不愿意与任何明确的艺术运动联系在一起，也不愿意参与资本主义艺术市场，这使他的作品无法像同侪那样进入主流艺术史。作为他那个时代的革新者，维多瓦带头发起的艺术运动包括反法西斯艺术家联盟“Corrente”和意大利艺术新阵线(Fronte Nuovo delle Arti)，由此为他在二十世纪的艺术界获得声望；1946年，他还共同撰写了《超越格尔尼卡宣言》(Manifesto del realismo di pittori e scultori, 亦作Oltre Guernica)。50年代，维多瓦与阿尔贝托·布里(Alberto Burri)和卢齐欧·封塔纳(Lucio Fontana)共同成为意大利和欧洲不定形艺术(Art Informel)的领袖艺术家，其他还包括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如杰克逊·波洛克(Jackson Pollock)、威廉·德库宁(Willem de Kooning)和弗朗茨·克莱恩(Franz Kline)。

维多瓦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深刻的影响。他以充满生命力的方式创作，而政治变革的愿望深深激发着他，与此同时，他致力于探索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存在主义问题。他深信创新的艺术必须透过抽象来实现，拒绝表现主义的绘画方法。他的创作过程是自身和画布之间的直接对抗，这种对抗亦渗透到观众的体验中。

维多瓦的全部作品都以威尼斯为基础，他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。威尼斯的光线、水、沙子和建筑频繁出现在他的画作中。维多瓦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前辈上汲取灵感，尤其是丁托列托(Tintoretto)——他被丁托列托大胆的笔触、鲜明的手势、戏剧性的光线运用以及人格魅力所打动。正如艺术史学家卡洛·贝尔特利(Carlo Bertelli)所写道：“[维多瓦]用柯克西卡(Kokoschka)的愤怒抨击丁托列托”。

维多瓦的创作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其80年代的作品主要受在墨西哥三个月旅行经历的启发。在那里，他从开阔的风景、传统建筑、文化工艺品，以及何塞·克莱门特·奥罗斯科(José Clemente Orozco)色彩丰富的不朽壁画中找到灵感。在随后的画作中，维多瓦引入具有爆发力的色彩，并不断精进他整个职业生涯追求的抽象绘画风格。

尽管展出的作品主题各有不同，但它们均以势不可挡的表现力将绘画推向新的维度，拒绝任何极权主义，积极传达人类生活经验的复杂性。

关于艺术家

埃米利奥·维多瓦 —— 一名参与政治的威尼斯艺术家，他认为革命艺术必须是抽象的，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艺术家之一。他于1942年加入米兰的反法西斯团体科伦特 (Corrente)，并于1946年在米兰共同签署了《超越格尔尼卡》宣言 (Oltre Guernica manifesto)，敦促艺术家超越具象，同时接触现实。他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和颜料的涂抹，表达对战后政治现实原始和暴力反应。他以内心和动作创作，将绘画推向新的领域，让观众参与其中，并重新定义他们居住的空间。

在20世纪50年代末，维多瓦被联系至法国的非正式主义 (Informel)，后来又被联系至行动绘画 (Action painting) 和表现主义 (expressionism) 的复兴，但他始终拒绝归类。他主要透过自学，对威尼斯教堂和壁画进行写生学习绘画，特别是丁托列托 (Tintoretto) 的壁画，丁托列托亦是艺术家整个创作生涯的重要灵感来源。虽然维多瓦多年来奔走于威尼斯和柏林两地之间，但他的作品仍然以他出生的城市和它的绘画传统为基础。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画作，对当代政治发展相当敏感，特别是西班牙佛朗哥的民族主义政权及1968年欧洲的革命抗议活动。

维多瓦于1980年初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，旅程启发他创作出1980年的作品，揭示了该国广阔的风光，及其不朽、色彩绚烂的壁画为他带来的影响。艺术家为他的调色板引入了爆炸性的色彩，令黑与白之间的绘画对比更加生动。他对存在问题的探索与日俱增，用行动性的抽象作为媒介，表达人类生活经验的复杂性。在晚年，他尝试大规模采用不同媒介，将光、玻璃和金属融入复杂的作品，激活四周空间，例如其的铰链雕塑绘画。

1948年，维多瓦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亮相，其后就成为该双年展的常客：1952年，他有一个专门展示他作品的展览房间；1960年，他获得意大利绘画奖；1997年，他荣获终身成就金狮奖 (Golden Lion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)。他亦是1955年首届卡塞尔文献展 (documenta in Kassel) 的意大利代表，他的作品亦于1959年、1964年和1982年在该展展出。他亦致力投身艺术教育，在柏林的德国学术交流资讯中心 (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) (1963-65年)、萨尔茨堡国际夏季美术学院 (Internationale Sommerakademie, Salzburg) (1965-69, 1988年)；威尼斯的威尼斯美术学院 (Accademia di Belle Arti) (1975-86) 任教，并在1965年和1983年于美国授课。他的作品在各大机构展出，包括巴登的阿诺夫·雷纳博物馆 (Arnulf Rainer Museum, Baden) (2020年)、米兰的都灵王宫 (Palazzo Reale, Milan) (2019年)、庞毕度中心梅斯分馆 (Centre Pompidou-Metz) (2019年)、佛罗伦萨的二十世纪博物馆 (Museo Novecento, Florence) (2018年)，及杜伊斯堡的库珀斯米尔勒当代艺术博物馆 (Museu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, Duisburg) (2016年)。由艺术家和他的妻子成立的埃达里奥与安迪安卡基金会 (The Fondazione Emilio e Annabianca Vedova)，继续将他的人生和遗产推而广之，突出维多瓦在20世纪艺术史上的重要性。